

马克思“实践概念史”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

韩步江

内容提要 实践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具有非同一般的地位和作用。它不同于黑格尔“概念创世说”中的意蕴,也不同于西方哲学传统中其它带有纯粹理想伦理色彩的实践概念,从本质上讲,实践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得以从理论层面和现实层面走向完整视域的立足点和生长点。以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和方法解读马克思“实践概念史”可以发现,马克思实践概念的萌芽、形成和成熟,包含着极其复杂的斗争过程,困惑、徘徊、挣扎、反思、超越、重建,构成了马克思“实践概念史”生动活泼而又真实艰难的有机过程。

关键词 马克思 实践 历史唯物主义 解读

韩步江,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流动站科研人员 210098

作为马克思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概念的形成内在于马克思思想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只有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思想理论体系的整体性和历史性才能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形成过程形成比较准确的认识。马克思形成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既包含着现实实践(问题)的思考,又包含着对各种思想、理论的反思批判、科学概括和总结提升,正是这样一种思想形成路径成就了马克思实践概念,即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现实抽象出的社会生产实践概念经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性反思和空想社会主义价值立场的明确,最终形成了实践概念。历史地看,这也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有机辩证过程。

一、萌芽:自我意识到资产阶级社会现实

从马克思哲学思想史来看,马克思实践概念萌发于自我意识到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理性反思过程中,是马克思同青年黑格尔派分道扬镳后,面对现实中“物质利益总是占上风”问题,通过社会历史学研究明确社会现实中一般唯物主义前提后,利用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对资产阶级社会现实进行反思和批判的产物。这同时也是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开始进行批判和清算,终结传统形而上学哲学体系,逐步形成新世界观的过程。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学术生涯是在青年黑格尔派影响下开始的。凸显个性的自我意识色彩的青

本文为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毛泽东实践概念及其意义研究”(13ZXC013)阶段性成果。

年黑格尔派深深地影响和感染了马克思早期思想。青年黑格尔派从黑格尔哲学发展而来,它在将黑格尔哲学内在矛盾清除基础上,力图将黑格尔哲学发展成一种真正的(理性)统一哲学,从黑格尔辩证法中引出革命的结论,适应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倾向,为变革封建专制制度而斗争。青年黑格尔派这种不停留在单纯思想层面,而强调将思想转化为行动的要求,深深地影响了马克思,使他开始重新思考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并开始同其产生根本的观点分歧,开始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转向民主主义立场,为他后来在社会主义价值悬设立场上以人本主义的主体批判思路面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现实,在经济学语境中自觉建构哲学话语提供了基础,也为他改造世界的哲学目标埋下了伏笔。与青年黑格尔派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观点不同,在普鲁士国家的政治斗争问题上马克思认为“光有自由主义情绪是不够的,还应该有人本主义情绪,自由主义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而斗争,民主主义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斗争。因此,从实践中改变现存制度比批判现存制度来得更为重要,所以他不能满足于青年黑格尔派的抽象的理论的批判。这一点说明了他青年时代的著作的性质,这些著作虽然看来是抽象的和脱离生活的,却有了改造世界的目标;他想把批判哲学和实践活动结合起来的愿望也来源于此”^[1]。

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对自身哲学体系的不断反思是马克思逐渐形成实践概念的重要动力。马克思不是纯粹经院式哲学家,1841年当马克思走进社会时他还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占据他脑海主导地位的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治的情绪和理性观念,当他用这种理性观念来面对现实社会问题时却发现,理性观念并不能解释现实社会中的经济利益关系问题,正是对现实问题发表意见和提出观点、主张时遇到的挫折和尴尬使马克思深切地感受到,现实不同于理性,唯心主义观念决定论在现实面前并没有发言权,这样,“急迫了解和掌握现实生活的冲动开始成为马克思思想的主导,现实历史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开始成为他关注的焦点,赫斯与青年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则进一步影响他去关注政治经济学和现实生活。”^[2]《莱茵报》时期的现实斗争活动还使马克思世界观产生了变化,“现实实际经验使他开始从现实中来寻求观念的根源了。”^[3]开始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基础上重新审视自己对国家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解。

1843年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实现了第一次思想转变:从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的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一般认为,马克思实现这一思想转变是由于现实活动和费尔巴哈自然唯物主义的影响,张一兵教授认为,传统理解中简单地将费尔巴哈的影响看成马克思这一次思想转变的主要原因,这是不对的(实际上应该是不够),实际上,真实的社会历史研究才是马克思自觉确认一般唯物主义的前提。因为,马克思转向的唯物主义立场并不是费尔巴哈式的自然唯物主义,即仅仅完成了物质与意识的主宾关系颠倒,而是包含着人的观念解释的社会唯物主义^[4]。这一观点十分具有启发性,但笔者更倾向于认为,马克思实现这一思想转变应该是在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即恢复人的主体地位,但还没有实现从人的主体方面去理解的唯物主义)立场上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进行批判,然后再将唯物主义立场延伸到社会生活层面,解释现实中社会问题的必然结果。他对社会历史研究中一般唯物主义前提的确认存在着综合影响背景,单纯埋头于社会历史研究而没有现实问题的总结提升和自身思想系统的自识和反思来确认一般唯物主义前提,这似乎并不符合马克思真实的思维习惯。马克思没有通过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影响,仅仅通过社会历史研究中获知并确认的一般唯物主义,来实现对黑格尔法哲学唯心主义体系在现实问题面前“失语”的批判,这是无法想象的事情。社会唯物主义并不能达到对黑格尔哲学唯心主义体系进行颠倒的程度,它只是类似法国唯物主义已经提出的那种在社会生活中能“感到的东西”^[5],它既可内在于古典经济

[1][3][法]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63年版,第243-244页,第429页。

[2][4][5]张一兵:《回到马克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页,第150页,第150页。

学^[1],又可成为社会生活中感知的哲学话语,似乎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社会历史研究中确认的一般唯物主义和社会唯物主义是后来马克思从人的主体方面出发去理解实践概念,完成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批判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和前提。

将社会历史研究中确认的一般唯物主义前提和客观存在的社会唯物主义内化到马克思自身唯物主义中来实际上是因为现实问题的困窘、“失语”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影响。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是青年马克思自我意识唯心主义哲学面对现实问题陷入思想死胡同的挽救工具,正是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基础上,马克思转向了共产主义,“借助于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走向民主激进主义或共产主义”^[2],但这种共产主义还是一种抽象的共产主义,因为此时的马克思还没有深切地感受到无产阶级,明确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维度,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关于人的类本质异化史观还不能为马克思理解共产主义提供关于社会经济基础的认识论维度,即使这样,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也比费尔巴哈来得深刻,费尔巴哈认为,只有消灭宗教才能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出发认为,人的异化的主要原因不是宗教,而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关系。这样,“马克思使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具有了政治内容和社会内容,并且用社会本质的概念代替了类的本质的概念,指出人要扬弃自己本质的异化并且能过符合社会本质的生活,就不仅必须消灭宗教,而且必须首先消灭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国家和机器。”^[3]

事实上,在从唯心主义和民主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过程中,马克思实践概念才真正地萌芽。这主要表现为马克思已经开始从资产阶级社会现实层面强调消灭私有制的行动了,与先前将实践理解为理论批判活动不同,此时的马克思已经把实践看作改造社会的物质活动了,这是人本学唯物主义对资产阶级社会现实进行反思和批判的结果,这种立足现实层面进行具体现实问题思考的逻辑无疑为马克思将实践理解为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提供了具体理论基础。这集中体现在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能够感知到马克思实践概念开始萌芽:第一,在人本学唯物主义和一般唯物主义影响和作用下,马克思已经不单纯地停留在理论层面上理解现实问题,现实已经成为他人本学类本质需要改造的对象,理论批判活动已延伸到现实层面的改造社会活动,对改造社会活动的考虑已经成为马克思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认为,宗教问题不能狭隘单纯地理解,宗教问题需要在现实层面上结合人的解放来理解,人的解放不是纯粹的宗教问题,在现实世俗基础上才能真正地理解人的解放问题和寻找到人的解放道路,“人不生活在抽象的世界中,人是一种真实世界的存在物,人有自己的世界,有自己的社会、国家,宗教产生于人的世界却颠倒了人的世界成为了一种颠倒的世界观。”^[4]因而,必须将“颠倒了的世界”颠倒过来,才能深刻地理解宗教问题,实现人的解放,而这就要求必须废除社会大厦的基础,即废除私有制。第二,在改造社会活动中马克思已经意识到需要一个明确的主体。马克思认为,要想实现人的解放就需要“一个从市民社会产生但反抗和抗争市民社会的阶级,当这个阶级被戴上市民社会彻底锁链时,能够产生解体一切等级成为一个等级”^[5],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是人的本质的完全丧失的阶级,它的解放要求最具彻底性,“一旦人完全丧失就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本身。”^[6]第三,在探索人的解放道路过程中,马克思已经认识到要正确对待理论与实践,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他说:“国家的需要程度决定了理论具体的实现程度。”^[7]现实和理论的不一致,在他看来不仅需要从思想转化为现实的角度来思考,而且需要从现实本身来解释思想。从现实来看,理论的批判活动跟现实本身存在着区

[1]张一兵:《回到马克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

[2][3][法]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63年版,第527页,第533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52页。

[5][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5页,第15页,第11页。

别,理论只要深入到现实被群众所掌握,就能转化为改变现实的物质力量,成为真正的改变现实的实践活动。

之所以说马克思此时实践概念还处于萌芽阶段,而不是正式形成阶段主要是因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马克思还没有真正从哲学层面上提出实践概念。科学的实践概念应该属于哲学范畴,在哲学层面上提出实践概念才有可能把握实践概念的真正内涵和意义,满足于现实层面而不能把握现实层面的本质使马克思在此时并不能在哲学高度上理解和提出正式的实践概念。(二)马克思此时的实践概念还没有真正地彻底摆脱人本学唯物主义和一般唯物主义的影响和作用。马克思实践概念的萌芽是将人的类本质的实现落实到现实社会层面的必然结果,这与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来理解实践概念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人本学唯物主义类本质思维对马克思思想的束缚使得实践概念并不能寻找到真正的出发点,沦为类本质在现实层面实现的世俗工具。(三)因为马克思此时还没有真正地展开社会经济基础层面的研究,还没有真正地深入到政治经济学和现实生活,把握现实本质,所以他对实践概念的理解还不可能达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高度,此时的实践概念还没有真正摆脱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这一不足为马克思后来思想发展留下了空间,也为马克思正式形成实践概念提供了批判性始源。在赫斯《论金钱的本质》和青年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触动下,马克思开始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批判和清算黑格尔法哲学过程中开始逐渐形成自己新世界观,正是新世界观呼唤出了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正式产生和出现。

二、形成: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和超越

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形成与新世界观的出现是同步过程,新世界观的出现就意味着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形成。“他的新世界观同他对社会实践的理解紧密相连,正是社会实践在他思想进展中决定性作用的日益突出,使马克思放弃了异化概念,接受了实践概念,奠定起了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形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1]这表明实践概念是异化概念的代替品,准确地说应该是异化劳动理论逻辑发展的终结产物,是马克思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与人本主义哲学话语、社会主义政治相互作用的最最终结果。

马克思之所以转向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一方面是由于赫斯、青年恩格斯的触动,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将哲学转化物质力量过程中,马克思发现思想与现实不一致,存在着冲突,思想解释不了现实,这种单纯从思想出发的逻辑走不下去,最终使他意识到要转向对现实进行研究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揭示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客观经济现实的本质,包含着科学的一般抽象方法。它以劳动(劳动价值论)为唯一原则,充分肯定劳动在社会财富创造中的作用,以资产阶级社会工场手工业时代的斯密和资产阶级社会大工业时代的李嘉图为典型,经历了重农主义、重商主义等一系列发展阶段,在经济人学说基础上相信自由竞争能带来利益合理分配,崇尚自然秩序和自然规律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地位 and 作用,是伴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形成和发展并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现实理解和把握的一种具体社会(社会唯物主义)理论。

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概念展开深入和细致的研究是马克思切入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真正高明之处。在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劳动概念是核心范畴,从各式各样的劳动活动抽象出一般劳动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前提,“劳动概念不是一种仅仅同个人结合在一起的特殊性概念范畴,它实际上还是现实中创造财富的一般手段”^[2]。可这种包含着科学性的方法论一开始时并不为马克思所接收,人本学唯物主义使马克思更多地停留在理想的价值批判上,

[1][法]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65年版,第282-283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

将劳动看成造成现实中不合理现象的重要原因,“在他看来,李嘉图国民经济学越是承认劳动是创造财富的唯一来源,工人越是被贬低、越是贫困,劳动本身就越成为商品。”^[1]人本主义哲学话语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解读最终使马克思在黑格尔异化理论和费尔巴哈人学异化理论影响下形成了异化劳动理论。正是通过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解读才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水平和层次,这比赫斯的金钱异化观来得深刻多,金钱异化观还停留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交换表象层面,还没有深入到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核心范畴,抓住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生活的本质。即使这样,金钱异化观还是为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提供了批判性视角,在金钱异化现象基础上马克思最终形成了异化劳动理论,并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解读越来越走向哲学与共产主义联结起来的自主批判和反思。

异化劳动概念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解读的批判式逻辑,从这条逻辑出发是不可能演绎出马克思科学世界观的,“因为首先他否定了劳动价值论,进而也就简单否定了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性。”^[2]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劳动的解读在他看来是对人的一种否定,“国民经济学对人存在着一种误读和否定,将人本质外化的私有财产同人本身形成的外部紧张关系,解读成了人本身表现为私有财产的紧张关系。”^[3]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即生产劳动,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人的这种类本质异化了,即劳动异化了。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劳动异化是资产阶级社会中其他(政治、宗教、国家)异化的根源,是私有财产形成的原因,而共产主义就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由此可见,异化劳动逻辑是当时统摄马克思思想的权力话语,但随着这条逻辑的深入马克思越来越发现这条逻辑自身存在着不足之处。

人本主义异化劳动逻辑逐渐消弱,现实科学主义逻辑逐渐增强,是马克思实践概念形成的基础。马克思是辩证法大师,他以人本主义异化劳动逻辑解读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同时,并没有彻底否定资产阶级社会的进步性,资产阶级社会的工业现实(不是手工业劳动基础上的活动,而是大工业社会化的活动)对马克思产生了强大震慑,他禁不住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性的展开。”^[4]这种对人的主体力量的现实思考甚至使马克思意识和感知到人的实践概念,“借助实践,通过人的实践力量,才可能解决理论的对立,这不仅是认识问题,而且是现实生活的一个任务。”^[5]这里的实践概念跟《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概念不同,它主要是指人的对象性活动,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实践概念已经包含着改变现实的批判革命意义了。而对象性活动这个概念则是来自于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的启发。黑格尔肯定绝对精神,将自然感性现实看着是绝对精神的对象化和异化,扬弃这种异化才能实现绝对精神。费尔巴哈对此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对象化不是异化,而是真实的现实生活,但他看不到黑格尔否定之否定辩证法所构建出来的历史发展过程思想。也许正是通过劳动对象化的解读使马克思透过资产阶级社会现实工业找到了一条客观逻辑,“‘工业’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表达和概括资产阶级社会生产现实的一条客观逻辑,这是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在经济学研究中自发形成的。”^[6]正是在这条客观现实逻辑基础上马克思对人的对象性活动作出了如下定义:“人通过外化将自身本质力量设定出来的异己对象,并不属于主体范畴,它只是人本质力量主体性活动的对象物,必须通过人的本质力量对象性活动来完成。”^[7]由此可见,此时马克思已经开始转向现实的角度来思考和理解人的活动问题了,已经开始从批判逻辑走向现实逻辑了。

人本主义异化劳动理论逻辑的消弱,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彻底放弃了人本主义逻辑。人本主义逻辑为马克思理解社会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建构起了桥梁,在马克思看来,唯物主义与社会主

[1]转引自张一兵:《回到马克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9页。

[2][6]张一兵:《回到马克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9页,第267页。

[3][4][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2页,第127页,第127页,第167页。

义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地实现人的本质,社会主义只有从感性的现实出发指向关心人的目标才能具备实现的可能,黑格尔将实体消解为主体,是对唯物主义的背离,费尔巴哈停留在人道主义上看待人,同样不能理解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建立与唯物主义的联结,并体现在实践中才能变成唯物主义,这是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对马克思影响的结果,马克思说:“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体现在人道主义理论方面,而法国和英国的唯物主义则体现在政治实践方面。”^[1]可见,对不同唯物主义的明确是此时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重要变化,正是法国和英国这种具有人学倾向的唯物主义使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带上了社会主义革命视角,这主要表现在马克思已经认识到客观经济运动导致私有制灭亡的必然性,无产阶级解放需要变革社会现实生活条件,“无产阶级解放自己就需要消灭自身的生活条件,就需要消灭集中表现在现代社会中自身所处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2]这种从现实出发强调变革现实的思想标志着马克思实践概念基本形成,这是马克思在资产阶级社会“工商业实践”(生产概念)影响下现实地思考具有人学倾向的社会主义的结果,社会主义“是社会中有丰富感情的积极个人进行的真正人类活动,不是远离人类的虚幻人格,不仅有批判,而且往往贯彻着实践,在共产主义中就包含明显的实际措施,它体现着人类思维和人类实践活动”^[3]。将批判与实践统一起来,这标志着马克思人本主义逻辑开始动摇,行动逻辑开始形成。

马克思人本主义逻辑为什么会动摇,是因为人本主义逻辑本身是一条没有出路的逻辑,这条逻辑并不能为马克思在现实基础上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目标提供支撑。人本主义逻辑是一条批判逻辑,是一种在理想价值基础上对现实“指手画脚”的逻辑,是“应该”对“是”的冲突逻辑,它往往会走向纯粹的“应该”层面(青年黑格尔很多分子就因为批判逻辑走向了无政府主义),停留在这条逻辑上就不能看到现实中人的主体力量的能动方面,无法理解资产阶级社会工业现实,也许正是因为人本主义批判逻辑不能继续走下去,所以马克思才最终放弃它而明确从现实出发的逻辑,而现实逻辑越是推进,马克思越是发现人本主义批判逻辑并不能带来行动逻辑,哲学要想对现实产生物质力量就不能从理念原则出发,从理念出发的批判逻辑自身还需要被批判,这也许可以通过马克思对鲍威尔的批判(批判鲍威尔也是马克思超越自己)看出,马克思认为,鲍威尔批判的批判并不能实现对历史现实的真正认识,因为它抛弃和排除了历史中很多的人与自然的真实关系,不能看到工业和生活本身背后的生产方式。这意味着马克思已经清醒地意识到批判的批判存在着问题,需要真正地抛弃批判逻辑,走向行动逻辑。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实践概念才正式地哲学形成。凭借实践概念,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完成了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和超越,形成了一种新的世界观。但这种在哲学层面上明确的实践概念,却不是简单的抽象的哲学演绎的结果,在更深的层面上,它是马克思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与人本学唯物主义哲学思维、社会主义政治要求综合作用的结果。张一兵教授认为,马克思实践概念的规定是马克思自己在经济学研究中肯定社会物质活动的结果,就是从特殊的“工业”向一般的“社会的物质活动”的总体——实践的过渡。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人类主体通过物质创造活动的工业中介后,经过一种哲学逻辑的提升,才升华为一个一般的哲学总体规定,这就是社会物质实践^[4]。这一观点值得商榷,从马克思哲学思想史来看,这一观点确实概括了马克思哲学思想形成的主体逻辑,即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理论来源,而不是费尔巴哈哲学^[5]。但问题是,仅仅通过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能不能就形成历史唯物主义呢?答案显然不是,因为马克思背后站着很多人。所以,马克思实践概念也不应该是单单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结果或产物,因为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得来的实践概念主要

[1][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0页,第45页,第195页。

[4][5]张一兵:《回到马克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9页,第252页。

是社会物质实践,它无法诠释马克思实践概念改变现实的革命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它只是在现实基础上对人的对象性活动的一种哲学规定。

实际上,马克思实践概念是一个综合复杂的形成过程。首先,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为马克思实践概念形成提供了主体向度,为从主体方面去理解现实提供了哲学视角,克服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见物不见人”的自身局限,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往往并不能真正地抓住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其次,也是最主要的方面,即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社会工业现实为马克思从现实角度出发通过劳动对象化深刻地理解人的对象性活动提供了具体基础,对象化劳动为马克思实践概念构建了重要出发点。最后,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体现出的唯物主义实践倾向使马克思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现实逻辑和社会主义政治要求的行动逻辑结合起来,构建出了实践概念的完整意蕴。

三、成熟: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马克思在把他关于实践的学说发展为社会经济活动的理论并且把实践看成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时,就从而为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基础。”^[1]将实践概念纳入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框架里,这是实践概念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前提。假如说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实践概念还是一个标志性概念,没有具体化的概念,那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实践概念显然变成了一个具体概念,即社会物质生产概念,历史的发源地是物质生产^[2]。

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成熟标志应该表现在对实践概念的理解和运用上,而不应该表现在宽泛的规定上。如果将马克思实践概念定义为社会历史范畴,那么结合具体社会历史理解和运用实践概念,显然就意味着实践概念成熟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确立唯物主义历史观出发将实践概念与社会概念进行紧密结合,最终使实践概念从一个抽象概念走向了一个具体概念。

马克思哲学思想成熟的标志是唯物史观。在对唯物史观进行阐释的过程,马克思已经意识到实践概念如果仅仅停留在抽象的概念上,而不结合现实层面进行具体化,那就无法实现它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实践活动应该从社会历史角度上理解才能更加深刻,“历史就是人们的创造活动,而人们必须先有生活,先有满足生活的基本物质资料。这样,历史的第一个活动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它贯穿于一切历史整个过程。”^[3]这显然是从人的主体角度对现实进行理解的一种唯物主义,将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即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看成历史性的活动,这显然已经将实践概念的理解具体化了。这是单纯研究现实物质生产活动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无法做到的,因为它并不研究人们历史性的实践活动,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对物质生产活动的研究显然为马克思实践概念具体化提供了基础,在古典经济学基础上马克思才实现了将物质生产上升到哲学总体规定的高度。

因此,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成熟内在于唯物主义历史观成熟之中。唯物主义历史观为马克思实践概念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提供了具体舞台,没有唯物主义历史观提供的支撑平台,马克思实践概念要想走向成熟,那是无法想象的。也许正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对实践概念的理解和运用才使得马克思后来对实践概念有了种种外在规定和限制,将实践概念体现在具体的领域和范围内。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在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实践基础上还有物质生活资料的再生产实践,物质生活资料的再生产实践是历史前进的动力,是历史表现为动态的发展过程的实践,是对人在实践活动中主体强大力量的

[1][法]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65年版,第283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1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确认,是比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实践来得更高级的实践,“人们第二个历史活动来自于第一个历史活动所产生的新需要”。能看出各种实践活动的联系和区别,将实践概念置于不同的类型上,以此解释社会历史活动的整个结构是马克思实践概念进入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他还认为,人的生产也是一种实践,与物质生产不同,人的生产是为了维系人的生存,是人类主体自身的一种自然属性,但却充当着一种历史前进的重要功能和作用,因此,它也属于一种历史性存在。从人类历史原始阶段起,人的生产就不但是人类主体自身的自然生产过程,而且是建构主体之间某种自然关系的过程,这种自然关系是主体之间关系(社会关系)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社会关系起初表现为家庭唯一关系,后来随着人口的增多和需要的增多,社会关系就丰富和发展了。”^[1]能意识到从家庭关系向新的社会关系的历史发展来看待人的生产,这是马克思实践概念成熟的重要标志,是通过单纯的感性实践活动的科学抽象思维得不出来的,它必须是抽象思维上升到理论概念话语体系中的结果。

将各种生产实践活动置于社会历史活动中理解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重要内容。在他看来,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再生产和人的生产与再生产这三种实践活动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三个方面,往往同时存在,不能将它们理解为三个阶段,这三种实践不但完成了人自身生命生产和他人生命生产,而且本质上还构建出了各种关系,使自身“表现为双重关系: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2]。正是这些关系的存在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实践概念的具体维度,使社会存在的主体能够体现为非实体的历史实践活动,把社会存在的本质概括为由实践活动建构起来的关系。

理解社会关系的本质规定离不开实践的创造性,实践不仅创造着历史性社会关系,而且它为人意识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意识产生于社会中,是对人的社会关系的反映,社会关系又离不开实践的创造性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正如恩格斯所言:“人们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是所有唯心主义都需要深刻反省的地方,也是打破所有历史性传统东西、观点和政治论证的有力武器。”^[3]

实际上,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成熟是凭借社会历史内容的揭示来完成的。从具体的社会历史生活出发,马克思将实践概念划分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生产和再生产实践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实践。这种区分是马克思对人的实践活动历史性反思的结果,在他看来,从人的主体方面(实践活动)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动物只能适应自然,而人能改造自然,从这个角度上讲自然也是一个社会范畴。它既是社会建构的基础,又是人发生交往实践的重要前提。个人进入物质生产的过程也就是开始发生交往实践的过程。马克思指出:“个人的生活和状态跟生产实践紧密相连,同怎样生产,生产什么紧密一致。”^[4]这里的“怎样生产”显然包含着人们之间的交往方式,是一个个个人在生产过程中相互交往,形成生产的劳动组合形式,也就是在特定的生产条件下,人们通过生产劳动过程形成的特定关于某一类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这实际上意味着交往与生产一样,都对人类历史的社会化进程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化进程在总体上丰富了实践概念的内涵和意义,这主要体现在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上。物质生产实践的发展,不仅带来了生产分工,而且带来了产业划分,导致意识形态和国家最终同生产相分离成为独立的存在形态。分工是社会化程度的标志,是物质生产实践的产物,但它本身并不属于实践概念。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分工并不充分,人们的交往实践并不发达,社会化进程变得缓慢。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来自于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这个分工使得特定产品的生产往往表现为不同生产过程之间的相互关联,不同产品之间的交换最终又建构起了社会总体生产过程的全球性关联,推动社会化进程。

[1][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第80页,第68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27页。

生产过程之间的关联还使得个人劳动必须同他人进行合作,才能成为有价值的劳动,这使得个人开始努力摆脱过去单纯的家庭、家族关系的制约,迈向社会化生活。而社会总体生产过程的全球性关联则使得生产越来越突破地域的界限,使每个国家、民族同其他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国家走出地域,走向全球交往,个人也走出地域,走向世界历史性个人。“地域性的个人成为经验上普遍的、世界历史性的个人”^[1],这就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全球性)生产和交往在推动社会化进程的同时,也促进了个人的发展,因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由社会生活决定,社会化程度越高,人的本质也就越丰富。生产和交往实践的发展,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同时,“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范围和能力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使得“自身的解放的程度开始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2]这意味着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生产和交往实践所带来的社会化程度,社会化进程跟人的全面发展内在是一致的。

显然,将实践在社会生活中表现为生产和交往实践,是马克思实践概念具体化的重要方面,但不是马克思实践概念具体化的全部,马克思实践概念具体化还表现在实践概念与特定社会历史情境的紧密结合上,这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考察的内在要求,也是马克思得出科学社会主义实践性的重要前提。马克思与其他思想家不同,他十分强调特定社会历史情境对概念本身完整意义的建构作用,抵制脱离特定社会历史情境的概念对特定社会形态的分析和批判,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不是永恒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对劳动的奴役以及这种奴役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不仅给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带来了种种不合理现象,而且对实践活动进一步推进也产生了不利影响,使交往组织形成与生产实践表现出内在的不一致,不能真正地推动生产实践发展,这是不能将资本主义社会理解为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定在所导致的。其实资本主义社会也只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它自身包含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也只有在实践活动的推动下突破资本主义界限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并不像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是永恒的,永远不会产生资产阶级制度的反抗力量,永远都在拥护资本主义制度。看不到资本主义社会实践的特殊性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不能理解特定历史情境的必然结果,将特殊当作永恒,必然是对实践概念的历史性同质解读,将实践概念抽象为一种普遍的原则。因此,强调实践与特定社会历史情境相结合的马克思,必然走向具体的实践分析,在资本主义特定社会历史情境的批判中实现人的实践和实践的人的真正统一,走向科学社会主义。

[责任编辑:曾逸文]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Marx's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n Bujiang

Abstract: As one of the core concepts in Marxist philosophy, practice is in essence a foothold for integration of Marxist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both in theory and in reality. Interpre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practice underwent germination, formation, and maturation, containing extremely complicated struggles, which is a vigorous but difficult organic process.

Keywords: Marx; practic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terpretation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第89页。